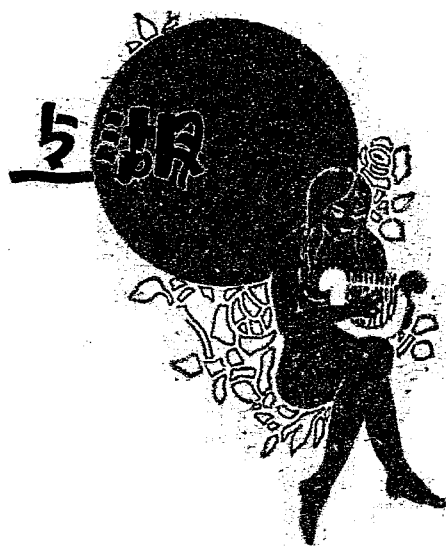




MG
I266
179

為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

書，一說，是生活所必需，忽而閒空下來，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這時候應該讀的，是諸語一類的書；以認識之範圍，從範圍之擴大：

止於讀人的語言以前，在學識尚未到，或者到尚未到，永遠有些心思，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這時候應該讀的，是傳記一類的書；借他人之故事，費而費之。

在風清月白之夜，不忍睡到香甜夢中去，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這時候應該讀的，是那些中篇小說和傳奇趣味的短篇小說；藉藉紛之事，驅將至之睡呢！

在山水清佳之境，偶然歇足下來，或是在舟車之中，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這時候應該讀的，是隨筆一類的書；讀清麗之文章，增身心之快感！

在受了大刺激之後，心中鬱悶之至，常常想找本書來讀讀。——這時候應該讀的



3 1761 1170 0

，是寫想錄及論文等類的書，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朋友們！現在你們究竟處於何等的地境中？想讀那一類的書？我們所輯的這經緯尺小書，就是於這種情形之下，專爲你們而輯的；誠懇你們採取就是了！

而且，今書中不論那一種，都注重在「圖說」二字，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而且小巧又玲瓏，攜取很是輕便，什麼時候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累贅的！

現在，將這全書稿本和著作者的姓名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研究	一冊	徐國楨著	關於女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楨著
測由咏	一冊	張越劍著	丈母娘借傘	一冊	徐卓皋著
醉後鳴蘋果	一冊	徐卓皋著	良人	一冊	陳繼鼐著
測上	一冊	陳繼鼐著	幻跡	一冊	王天恨著
衛堂博士	一冊	趙若狂著	四角戀愛	一冊	趙若狂著

一八，六，一。若狂於上海

目次

湖上.....	一一四
殭蠶.....	一一〇
悼今雲.....	一一九
“Moon Palace”.....	一一一
舟中.....	一一四
浪漫的一夕.....	一一二
裴老爹的悲觀.....	一一二

湖

在過去的二十四年中，雖然生活得很平凡，但却有一段小小的故事，使我深深地，深深地，永鑄在心版上。

時時的在低徊着，追味着，悼惜着，那段小小的故事。然而光陰是堂堂地過去了，情境是匆匆地變遷了；假使你有着萬能之力，怕在這一生裏，再沒有像那樣的第二回吧！

湖上，可愛的湖上！可紀念的湖上！這正是一個嫩得和豆腐一般的春天

。我伴着S，逍遙地來到故鄉的萬金湖上。

你們大概到過西子湖不是？在嫩春裏的西子湖，你們都得把她比做西子。我現在要把我們的萬金湖也比做西子。不過，西湖是嫁了夫差以後的西子；萬金湖是還在浣沙溪的西子。

在軟紅十丈的海上，天天埋着首寫那換飯吃的創作，誰都感到心血是一滴滴的會變紫黑色的。外面春色是這樣地明媚，時時在勸誘着，要我暫時擺脫心血變黑的苦惱，到湖山深處去隨喜。

就是這一個動機，並且約定了唯一的伴侶S；我們越過了海，來到多年不見的故鄉。

天地的建設，真令人欽佩呵！誰料得羣山之中，却包藏着一個明媚的

大湖。當我們浮着烏篷小艇，滑過了蛇山腳下，越過了莫枝堰頭，豁然地開朗了，萬山中的大湖，便全部獻呈在我們的眼前。

相對地坐在篷底，扣着舷向四圍憑眺：湖面是這樣地空闊，我的小艇蕩槳在中流，真如同一片落葉。左右的青山，連峯際天地起伏着；雖然不十二分雄險，但也很秀拔。遙山迎着船頭而高低，一直望過去，正不知有着多少遠？裏湖的水，漲滿了天空，中間止隔着這遙山的山痕，青青地，隱隱地，真個是止有一髮！

假使你偶然俯着首，看定那傍舟的水面，只要你把手向船舷外伸下去咫尺，那清汨汨的湖水，就盈掬地向上逆激而起，瑟瑟地響着；本來成陣戲水的魚子，就給這一驚而散潛了，水面又立刻起了幾輪暈，擴張開去，

幾如巨大的圓檯面。

可愛的湖上，可紀念的湖上，我們雖然止勾留了一個星期。

張邁嶺猶如象鼻一般，伸出在湖的中央；范少伯攜着西子釣游之鄉，就在這個象鼻形的山麓。我們在湖上遠遠地望去，那嶺上很疏稀的松樹，雁行地植着，却又如一字長蛇陣地，互占了一里多地位。你們大概到過埃及不會？在埃及游牧之邦，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山樹的景致。看過了張邁嶺，可以不必再看埃及山野的樹景了，這並不是夸耀的語。

范少伯釣磯的遺跡，是無從尋覓的了；然而追想他當年的閒逸，真是多麼的可羨？而況他還有個美艷絕代的伴侶！我們那時寓居的所在，就在他釣磯的對面，正是個四面臨水的孤島。

一角小小的湖樓，正面着湖南的二靈；二靈的山色和鐘聲，永是裝滿在我們的牕上。短塘橫亙在左面；夾樹着的紅桃和綠楊，在渲染大塊的文章。一艘拉索的渡船，方方的有如一只巨大的米合子，永遠飄蕩在樓北的水上；有幾個頑劣的村童，正跳在裏面，胡天胡帝地鬧着。

雖然沒有時計和掛鐘，我們也知道湖上的辰光。一聽到張邁嶺上的山鷄，就使我們知道天已破曉了。打從上水上城裏去的過航，一路嗚嗚地吹着螺壳，這就是我們催起的鐘。渡頭浮着十幾羣鴨子，鴨鴨地嘩着，使我們知道可以進早餐了。

我們從曉夢中推枕而起，S打開紙牕，先把二靈的山色放了進來。太陽還不會出山，全湖是魚白色的；四圍較遠的山形，還給宿霧包蒙着，白

洋洋地，猶如浸在大海的底下。

料峭的東風，從湖面吹來，我們這時，都得披上厚棉。才喝了牛乳和咖啡，牕前的二靈，却先變了山容，紫紫的，青青的，真描摸不定是什麼顏色；冉冉地，冉冉地，又放出一縷白雲來，於是，山的全部，也暫時變幻了。再看四圍的羣山，有如春睡才起的女郎，也在那里洗臉了，然而惺忪的嬌態，還不曾退減；只十來分鐘，她們也都流出一抹白雲來，似乎在那里燒她們的早飯。

最出奇的是百步尖三角形的山峯，一直刺破了雲霄。她在湖上，要算最高的階級了。你們如果到那邊去，在三十里以外，望見了一個最高峯的山尖，癱着銀皚的色彩的，就是她。在向晨的百步尖，當山色既變了蔚藍

之後，便有一段山嵐橫在腰下，這有如一個着青袍的巨人，束上了一條白綢子的腰巾。

朝日將從東山而升的時候，全湖給天空的雲霞映出一個奇異的光彩，紅的，黃的，青的，紫的，白的，我却沒有屠介涅夫的妙筆，來細細地描寫牠們。一會兒，百步尖的尖頂，蒙上了一塊白雲，猶如戴上了一頂棉花做成的帽子；止一杯茶的時候，就變成金黃色了；由金黃而桃紅，由桃紅而朱紫，由朱紫復歸於蔚藍，我們這時，知道美麗的太陽，已惠臨了大地。

在這時，我們想到張邁嶺上去。在那嶺上，可瞧見山下人家，有如魚鱗的屋子，却浮着一片白洋洋的曉來的炊煙。我和S互相攜扶着，靠住了

披着龍鱗的松根。萬松迎風作濤，洒洒地歡着；松露從搖曳之中，有如陣雨一般零下來，沁透了我們的襟袖，而且感到異樣的清快。山上止有我們二個，我們不覺快活得擁抱了。

有只巨大的山鷄，惊散了我們的依偎；走下山來的時候，鞋子和襪都已濕透了。

美麗的風日，美麗的湖上，我們怎肯蟄伏在一角湖樓之中呢？鄉親們已給我們雇定了一葉烏篷小艇，我們就下了艇向湖中泛去。東風是緊的很，舟子便揚起帆來。在湖天一碧之中，掛着一片咖啡色的布帆，是多麼奪目的色調！布帆飽孕着東風，凸凸地挺着肚子；艇兒半欹側地從水面飛也似的滑去；湖面經了木舵的分劃，便激起兩支白色的浪花，兀自潑刺刺地

響着。舟子收了櫓，把着舵柄，嗚嗚地唱起漁歌來。

S 的胆子太少了，對於這樣行舟，有些害怕；然而湖光山色，又含着笑在竭力地逗她，她又感到太快活而不肯中止游程。我帶的是糖菓和書冊，毛毯子，於是，我們鋪了毯子，枕着書冊，啖着糖菓，喁喁地私譚。

湖波的節奏，有如和着梵啞林的披霞娜，很幽揚的，很激越的，很均勻的，彷彿在奏古希臘的名曲，時時的送到我們的耳鼓上來，雖然隔着一層船底板。

我們天天在湖上這樣地東西飄泛着，幾乎忘却了塵世！遇着四邊有名的山嶺和勝跡，便相攜上去玩了一回。我們常常在山家吃午飯。有一回，我們上了韓嶺，却在一個小小的山市裏，找得一個小飯鋪，吃些黃酒，白

鷄，菜烘炒的年糕。

鳳山也是個可紀念的地方。她位置在這大湖的南面。那邊最足留連的，是桃林和溪流。桃林的風景是宜於晚眺的；倘使你們在日落的時候，跨着一匹水牛，遠遠地，緩緩地走去，就可瞧到一幅紫色染成的圖畫。溪流却尤其佳美了；溪是承着山瀑的伏流，到桃林的南面，却斗地上湧了；這裏鋪着許多卵石，大的有如鼓面，小的竟類胡桃，并且也有像豆子一般的；這水就從卵石上激湍而過，降在五尺低的溪中，於是造成了逸響和奇觀，S和我本是很孩子氣的，就在這溪流中溜起足來，并且相扶着涉著水回去趕路的鄉人們，都咋了舌站住。

湖上，可愛的湖上，可紀念的湖上。當你們嘴裏覺得沒有滋味的時候

，你可以赤着腳走下了小溪流；那里有的是極嫩的水鷄，和極肥的黃鱔，只要你有敏捷的手段，細耐的心思，就可把牠們捉到手裏來，帶回去做下酒的葷素。如果你歡喜吃的是素，那山裏處處有着竹林；毛笋還沒有長苗，那您可荷着鋤頭，循着竹枝的方向，尋着四圍的裂土，把鋤頭掘了下去，你就可掘得雪白的極嫩的，既甘且美的冬笋。

有時，天下起細雨來，在這可愛的湖上，決不會使你們感到絲毫的無聊。湖濱的鄉親們，有的是青簑笠，綠蓑衣，銀魚鉤，烏竹竿。你戴上了簑笠，披上了蓑衣，執着魚竿，負著魚筌，和你心愛的人兒，浮了一葉扁舟，冒着細雨，逐著微波，飄蕩於湖的中央，你可找見一寸二寸的魚子，浮上水面來，搶你的鈎餌；即使你不歡喜魚吃，或者幹不來這個玩藝，只

要你肯那樣玩去，使你會感到一種風趣，一種悠然自得的風趣。

傍晚的時候，田家的婦女們，都在叫喚她們的牛羊了。你這時，便可以走到張邁嶺上去。你可在那里，看日落的佳境；尤其是使你們悅目的，是鋪在你脚下的一片大湖；你又可看到湖面，浮起一點點的許多打魚的船，有的拖着網，有的掛着帆，很輕飄的在湖面滑來滑去，有如許多浮萍和飄梗。

吃了晚飯，東山的山頭，掛着一鉤新月，却似蛾眉一般。湖天一碧地，有如大塊的翠玉。幾片極纖的雲屑，向月邊飛去，有如被狂風吹起的鵝毛。三五顆星兒，在天空的曠地耀着，疏落落地，很像當秋的夜晚。四圍的山，都靜靜地睡着，呈着烏青青的顏色；雖然有幾段夜雲，夢一般在那

里自出自入，但極其悄悄，似乎不肯給美目盼兮的嫦娥瞧見。二靈的山色，雖然隱去了，然而三五點燈火，却忽明忽滅的在那邊的水面浮動，似乎報告人家，還停着幾艘漁艇。夜風從東南面吹來，止微微地在你的臉上吻着。三聲二聲過航的櫓音，時時送到你耳中來。你在這個富有詩意的時候，最好駕着沒有蓬子的小舟，和你心愛的伴侶，仰臥在船面，靜靜地欣賞着；倘使你會音樂，那更好了，不論是梵啞林或玉笛，只要你奏起來，吹起來，那淒然的曲子，教你的愛人，曼聲地歌着，你們一定會忘却了人世間的煩惱，忘却了湖樓中的枕被！

可愛的湖上，可紀念的湖上，然而我僅止勾留了一個星期！

湖山的景物，大概還是那樣可愛的罷，然而我的S，呵！……

我雖然能重新到湖上去，然而我鼓不起興趣；并也不忍鼓起來，因為我再沒有|S做我的俊侶了！

唉！在這一生裏，怕再沒有像那樣的第二回了，我可紀念的湖上！我可愛的|S！

殭蠶

沒有你我便活不成的話，這且不必說起；但我們彼此，曾宣過密誓，誰都不能負了心，捐棄了誰！今天，我提起筆寫這篇東西，就是爲了這個不能死去的心。

唉！我近來真識不透你葫蘆裏是什麼藥？雖然，我們已有了三年的歷史。我並不能立時把這顆野心死去，但恐怕我的見解，你是誤會的。

以前的感情，是多麼親愛？我早對你說過了，我是不該戀你愛你的；

但你終究是太多情，太溫柔了，使我沒有勇氣向你揮動慧劍！我的耳鼓，永震着你嬌媚的呼聲；我的腦版，永印着你嬌媚的體態；我的心弦，永奏着贊美你的詩句；你醉人的私語，早已改變我的人生觀；我曾跪在你的面前，認承了你的名位。

只要我示個意，你就會到這邊來；甜蜜的夢境，常常在等着我們，誰又知道一絲一毫的愁惱？

「倘使我有能力，一定娶了你。」你大概還記得我這句話吧。

「唉！我親愛的，這就是我的欲望。」我也深深鑄着你的話，在我底心版上。

「但你兩親不允許時……」當時我忽慮到了這點。

「萬一不能達到目的，我只得犧牲了我醜陋的肉；然而，我的魂靈，却永永是屬於你的！」你流着淚，說這句話時，我是多麼激動呵！

你的信物，已由你親自加在我左手的指上；我的信物，也鑄入了你的齒上；彼此是怎樣的赤誠而且密意？尤其是我的用意，將使我寄愛的信物，淺淺的貼住你的生命，和你共其生死！

你當時是怎樣的感謝我；而我也何曾不深深的感謝你？在沒有瞧見的地方，竟緊緊地擁抱了，接了許多祕密的吻兒。

我於今還可尋味你溫馨而甜蜜的吻兒，貼在我吻上的感覺。淚珠是再不能忍受了，當我憶起關於你種種的愛跡時。

我也曾爲了你廢食而失眠；我也曾爲了你加餐而酣睡；我也曾爲了你

奮起垂餒的勇氣；我也曾爲了你寫就驚人的創作；……這都是你精神的督促！使我的人生，澈底改造了。

餐館是我們常臨的；電影場也是我們常臨的；黃浦灘公園有我們的跨跡；冰食店已把我們當了老主顧；……爲了你之故，才得了那些成績！

只要你一聲命令，我就萬死不辭的效命。你還記我那次訪問你時所遭的危險？這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就是，那天我坐的霞飛路上電車，在福開森路附近，竟和上行車碰撞了；不是我有常識，快望車箱裏躺下，怕我那時，已腦漿迸裂，死於非命的了。

有你在身邊，我便樂得不可開交，無論是做什麼事情，到什麼地方去；因爲，我是少不了你的！

但是，近這兩個月來，你怎麼突然改變了態度？每次，我到你那邊去，你不肯像從前一樣，替我供給我所需要的東西了；每次，我到你那邊去，你不肯像從前一樣，賜我最溫情的一笑，和最消魂的一吻！你忽然莊嚴起來，坐在你的房裏，垂着首只顧幹自己的工作，而毫不看我一眼，當我站在你的面前時候。

我常常招呼了你，你怎麼不像從前那樣親熱的答應我呢？并且，有時你竟裝作了沒有聽聞。這到底是甚麼緣故，會使多情而溫柔的你，忽地變到這樣冷淡，殘酷？！

豈是你蒙了不潔之名，要棄去了我，從新改造你的生活？豈是你兩親已知道了我們的關係，給你警告過了？然而這都是正當的理由，你儘可明

白向我宣布，我無不諒解這個，而承認你行爲的。

況且，我早說過了；我們神聖潔白的結識和相愛，儘可神聖潔白的絕交和割愛；雖然，從前有過那番的誓言，但情勢是不得已了，上帝允許我們來取消牠。

那天，我邀你到我那邊來，並不是像從前那樣用意和目的，就是爲着要請教你近來冷淡的原由；當時，雖然蒙了你的不棄答允了，然而我在這裏，冷清清地挨了五個小時精神上的痛苦，終盼不到你的魚軒。到了日落崦嵫以後，我才沈痛地歎了口氣，倒在床上了。

如果，你有特種的爲難，儘可以明白地覆絕我。既經答允了我，怎麼又要失約呢？唉！唉！到底是變得太厲害了！

第二天，我又打電話給你，爲的是你失約之故。我那時在懷疑，或許你抱了小恙，所以阻了行期；又誰知你却康健地來聽我的電話！在電話中，我責了你的失信，并且又申前約，你竟然把聽筒掛上了。

我那時是怎樣的悲哀和痛苦？這祇有上帝知道！倒在床上痛哭了一陣之後，便到你家里去，想把你責問一番。

一見了你，我就消失了我的怨毒，雖然你依舊坐着不理我。唉！可憐的我！總不忍拘逆了你的心，雖然你是那樣薄情。

我約你到黃浦花園去，爲的是的要請求你的啓示，然而你却又約了你的妹妹。這是阻礙我們親密的魔障！我當時是怎樣的反對；但恐怕又拂了你的意思，只得忍受的了。

幾番要拉你離開了阿妹，到欄干邊去密談，却都給你游詞推託了。我
不懂你的感情，真會缺乏到這樣地步！

我懷着受了創的心兒，惘惘地回到家中，真悲傷得喪了慈愛的母親一
般。唉！曾在我懷中抱得的人兒！你聽了這個訴狀，將何以教我？

你還記得那一天我站在你面前的舉動吧？我那時不是現着愁容，把你
贈與我的信物，幾回褪去着？唉，可愛的人兒！這就是我決絕的表示，然
而，我却怕敢出口，——因為，我究竟是不忍離開你！

從旁人探悉得，你近來時時上冰食店，時時上大馬路，這尤其使我感
到不可名狀的悲哀和嫉妒；唉！難道你另有了別個愛人？

然而，那一天我向你哀詢時，你却忽然又回復了從前的樣子，你笑着

對我說：「喂！我何嘗忘情於你？我像從前一樣的在愛你呢！」

這是一點希望，使我垂灰之心，重復活了起來，然而，我要求你證據時，你却又走開了。

我終不能了解你現在的情衷！到底是忠實的，還是虛偽的？是堅真的，還是薄弱的？願你質直地告訴我。

在這幾天看來，你是尤其冷淡了。當我到你家裏，走過你的面前時，你竟然連頭都不點一點。呵！你的眼中，已然沒有我了！你的心……

是我的神經過敏而完全誤會了呢，還是你誠然捐棄我了？我不能再蒙在這鼓裏挨悶氣，請你救救我吧！

唉！我想起從前彼此的感情，我幾乎要自殺。呵！不錯，這自殺！我

當時不對你說過嗎？要我們永久地相愛着，還是一齊自殺。如果，我所發明的真，那真要深悔當時沒有勇氣，實行這主張！

現在，仍可以自殺！但須你給我一句明白的話；那我雖然死了，也很安恬。

悼今雲

魂！

細細清宵睡不溫，冰函檢淚認啼痕。病鴻西去無消息；夢裏清涼欲斷

飛燕丰姿太瘦生，小牕彈淚伴孤檠；聰明誤汝成憔悴，到死何曾鳴不平。

一翻到這兩首詩，便想起了我可憐的今雲。今雲！你長眠在白下聖教會叢墓園的地下，縷指算來，於今已有三個年頭了。生存華屋處，零落歸

山邱！曹子建這兩句詩，說得多麼悲涼而沈痛！唉！今雲，在這三年以來，我何曾揩乾我的眼淚？并且，背人地替你不平，爲了你的死，寂寞而悲涼的死。

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麼？人生的趣味，究竟在那裏？爲了你的死，自從你死了以後，我一切尤其消極了。唉，我底今雲！你如果有精靈，有知識，請來啓示我這個吧。

雖然，我和你並沒有悠久的歷史，特別的關係；但從那精神上說來，實使我有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我這一生裏。我們彼此相識，記來，還在五年以前七月裏吧？那時，你從故鄉的學校回來，因爲校裏放了暑假。我們僅僅的交換個鞠躬，也並不說什麼，便匆匆地別去了。然而那時我的腦子

裏，已印上了你的形象。

爲了情勢的關係，我們就沒有多遇的機會，在那次回來以至於赴校。然而，你的性情，習慣，生活，才華，却早有你的姊姊，告訴給我了。我那時知道你，是個很聰明的女學生，幽秀，靜穆，並且是個純潔的基督信仰者。

這是怎樣悲涼的行徑，使我感慨着！我知道你皈依基督，是爲了自己有着殘疾之故，是爲了沒有一個仁慈的安慰者。今雲，唉！唉！你這種見解和用心，雖然至十二分可憐的，但究竟也太自弱了。在你的身上，不過跛了一支腿；在你的家庭中，不過失了兩親的溫情；然而，這些都不消消極的。須知跛足於個人，並不能影響全部；軀壳是不足重視的，靈魂精神

才情才是可寶貴的東西，只要你有着高潔的靈魂，偉大的精神，卓絕的才情，自然會值得社會崇拜，後世景仰，那怕你是個十全不全。現代俄羅斯詩人愛羅先珂，不是個盲目者嗎？被了地震蒙難的日本大思想家廚川白邨，不是個跛子嗎？……他們雖然都是殘廢的人，但精神和創作，是永不殘廢的；所以都克享了盛名。講到沒有安慰者，那更是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難道這一世間，沒有個可當你意的朋友？誠然，人們是殘酷的，是勢利的；但你又何妨去向書巢之中，找古人做伴侶呢。

然而，話又要說轉來了，我一切也難怪你的，經了你的姊姊把你的生活告訴我以後。你的姊姊告訴我，你那年轉學到白下去那天的情景，我覺得你果然是太寂寞了。在附近紗廠吹第一次汽笛時候，你獨自悄悄地打從

床上爬起來。天色還是黑蒼蒼的；樓角上掛着三五顆疏疏落落的秋星；一彎的廿五六時的殘月，還在西天上閃着夢一般的銀灰色。你爲了急於搭早車之故，披了夾衣，匆匆地漱了口，家裏雖有許多女傭人，但冷淡的母親也並不預先分付他們，替你預備熱的臉水和早餐，你僅僅搯着一勺冷自來水，勉強淨過臉，也沒有什麼可以充飢，便空着肚子，獨自悄悄的走了。

你家裏是有着一輛汽車和包車，很可以送你到車站去的，然而他們都不曾得到你兩親的命令，自然不給你伺候了。你獨自出門，叫了兩輛街車，重復進去，掣着行李坐上，含着一包酸味的淚，黯然地向車站出發。

像那種情景，確乎是使人感到悲哀，寞寂的悲哀。人生的樂趣，在何處呢？可憐你弱少的女郎！

今雲！你誠然是個孤獨者啊！但我却在怎樣地嗟傷你。你大概還不大知道吧？我們本來是有非尋常的關係的。爲了我愛好文學，肯在創作上下苦功，你的父親，就要把你的姊姊配給我。可是你這位姊姊雖然也十二分同意了，然而她的兩親——就是你的叔父母，却非常反對着。原因是很簡單，理由也很充足，因爲我是個窮措大。父母怕女兒將來要有不安全的生計，把沒有恆產的女婿拒絕了，這也是仁愛的事。我所以並不見怪她們，并且向你底父親婉謝了。然而，你父親真是可敬而可感！他在人家跟前宣言：如果你底叔父母不肯接受這個介紹，那就要把你配給了我。但他何以不質直的把你配給我呢？因爲你是有殘疾的，怕我不願意。然而，我抉擇配偶的原則，在於學問，品行，而不在於外貌。你有那樣柔美的德性，那

樣清俊的才情，我心中正在十二分渴慕；雖然殘廢了一支腿，於實際上有什麼損害呢？所以，我那時非常快活。然而，事實是又出於意外，你底叔父母，忽然取消了他們原先的，固執的意見，竟把你的姊姊下嫁了。今雲！照上面情形說來，我們不是曾有過紅鸞天禧的照命，并且幾幾乎要成了夫妻？雖然，末了不曾成為事實，然而在我的精神上却已給你先佔了一個地位，似乎，我曾經爲過了你。

我精神上對於你的關係和觀念，是上面所說的那樣；但不知你那時對於我，却又作何想？是不是和我成個正比？今天，我寫下這篇東西來追悼，是抱着怎樣神聖的態度哩！

今雲！你還記得我們最切乎實際的那一把晤嗎？這是三年前的暑期中

吧。我和我的姊姊已組織了小家庭，住在你家一條路上。你受了你姊姊的邀請，就惠然降臨了我們的家中。我們彼此很暢快地敘談着，我還記得你當時所說的話：「唉，我是沒有希望的了！幸福這個夢兒，上帝保佑我，祇好等在來生享受吧！」呵！這是怎麼沈痛而慘厲的話？在你自己當時，自然是有些淒梗了，然而我呀，也不禁十二分酸鼻。雖然有着廿四分的溫存，想把來安慰你，體貼你，可是，事實却不許我這樣。你又在那天，談起你對於文學的興味，自歎沒有你姊姊那樣福氣，得了像我那樣丈夫，可以常常研求着；末了，又要求你的姊姊，替在我跟前請願，要利用這冗長的暑假，到我跟前研究文學。我當時聽了你姊姊的述說，心中真感到說不出的愉快和感激，雖然，我是徒有虛名的，沒有什麼學問的。我那時很

歡迎你，很願意你天天來訪問我，時時坐在我的對面，因為，我要利用這個時機，解除你的消極思想，救出你於悲涼寂寞中的戈壁中，以盡我精神上的責任和大願。

然而，你竟又爲了某種的緣故，不能實現你的計劃，全時，我的計劃，就無形失敗了。

那一天，你姊姊從你的家裏回來，告訴我後天早晨，你就要離開我們，孤獨地到白下的N大學去；因爲暑假已滿期了，秋季學業將開始了。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就感到心的震顫。那晚，我就特地到你家中去，在你家中吃了晚飯，並且約你在第二天晚上，過來吃飯。

大概你也很明白我們的用意吧，唉，今雲！我們——尤其是我，是怎

樣的同情於你，時時想竭我們的溫情，來安慰你枯寂的生涯。你大概也還記得吧，我們那天晚上樓上晚餐的光景。

席上只是你，我和你姊姊三個人。桌子是緊靠在四扇打開的玻璃牕下；三只位子，却成個顛倒的「品」字形；我面着牕坐着，你坐在我的左首，右首是你的姊姊。

外面瀟瀟地下着秋雨，秋風從雨中吹來，在我們的面上冷冷地吻着，使我們都感到淒涼。慘綠的電炬，照在我們的頭上，全個房間，都充滿了陰黯的色彩。我們三人，在這個餞別筵上，吃着譚着。你本來是不飲酒的，然而那晚，却爲了我乾了一杯。我們雖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核，然而滿蓄着溫情的譚話，却下得我們許多杯酒。你暫時活潑而愉快，用着倩笑和密

語，流利地，絮瑣地，和我們譚話。我現在還記得那時有段不能忘去的話

：

「我終覺得你們是幸福的，可惜我不能常常瞧着！」你說。

「那里是？」我笑答：「不要笑我們太平凡，就光榮的多了；如果你見愛，該常常指教。」

「指教！」你說的：「這真太挖苦人了。唉，我是個孤獨者，一切只等於零！」

「你又說起這樣消極的話來了，」你姊姊插嘴：「老是這樣頹廢着，我不贊成的。」

「哎，我也是反對着。無病自呻，今妹太有些秋士派了。」我說。

「然而，事實是這樣，環境呢也何嘗不然？試問怎樣，可以教我不消極呢？」你說。

「有了我們，便不准你再說頹廢的話；今晚此席的用意，就是這個。願你從我們的好感，改變了向來的人生觀吧。」我說。

「如果……」你姊姊接下去：「你到了學校還感着落寞，不妨寫信給我們，我們能想法調劑你；光是永永喊着消極，於實際上有甚麼用呢？」

「哎，不錯！」我又說了：「崔駰以不樂捐年；吳質以長愁致病！」
今妹今後，還須保重你有用之軀。」

你這時，大概感傷得十分厲害吧；因為我瞧見，你推開杯子，垂下頭在拭眼角。

唉！當時的情景是這樣，我們都該不能忘去。你走了之後，我很替你擔憂，因為一到了附近紗廠汽笛動時，你便得洗着冷水臉，捧着空肚子，獨自悄悄，坐上街車長征了。

你姊姊在枕邊告訴我你的景況，委實太可憐了：昨天晚上，幫着你整理行裝，你的皮箱裏，只幾件舊得幾乎要破了的衣服，連一件較新的較入時的旗袍都沒有；襪子雙雙都加上補丁的；鞋子還是前一屆暑假中置辦的。唉，今雲！我當時不禁嘆息，像你那樣家庭，是不少的富庶！但是你的行裝，竟一寒至此！足見兩親的溫情，也太缺乏了。你姊姊又告訴你所說的沈痛話，就是：你在N大學裏生活史之一頁。你每逢到同學們請客或遭贈糖菓的時候，你總是避去或謝絕了；原來你爲着自己沒有金錢多帶在身

邊，父親那邊，又不敢去請款，可以酬答同學們的雅意。

你走後十日，却沒有一字寄給我們，我們是怎樣的苦思着？你姊姊更是忍耐不住，就跑到你家裏去探問，然而你兩親又到北平游歷去了，却無從探刺你的消息。我幾番要寫信給你，但又恐太冒昧，因為我們向來是不曾通過信。

月兒最團圓最清明的那晚，我們到虬江賞中秋去，得到你叔父母的報告，才知道你是病了。唉，今雲！我那時的心中，是怎樣不忍！描想你獨臥在鼓樓醫院病房裏，只用着木強而無神的目光，瞧定那鬼氣森森的電燈，孤單單地，流着思鄉之淚；我不禁淒然了。

第二天，我即寫了封信寄到鼓樓醫院去，安慰和探問，一并緘上了。

然而，一盼候了兩個星期，却不見你一個回字。

你叔父母那邊，也是消息沈沈；只知道你由校長的主裁，把你醫治着。據說，你那時的症候是傷寒；但詳細却不曾知道，因為你家裏沒有人可派到你那邊探視。旁的人，真是痛癢不相關的，總以為你的症候，不十分厲害。

我那時很想前去探視你；但白下是我陌生的地方，而這裡工作又十分纏身，我終於沒有實行我的計劃。

八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我偶然到你叔父母那邊去，一進門，就有人轟我一個霹靂，等到我神志清楚之後，才知道你已脫離了這苦惱的人間。

你叔父先期得了N大學校長的電報，說你的病已到了危險時期，叫你

父親派人去料理。然而，父親和家人們遠游北平；你叔父只得派了你舅父和六妹到白下。但是，他們趕到的時候，你已然脫離了這苦惱的人間。

唉，今雲！你這一去，誠然是干淨的；人間一切苦惱，將從此脫離了，而披上白色的道袍，皈依於基督的膝下。我願你永永在極樂的天國中，享受那無上的快樂。

然而，可憐的我，一得到你的死耗，真痛苦得了不得！回家後淹臥在五尺的銅床上，默默地回想一個月前的晚上情景，和我們精神上的特種關係，我真感到和荀奉倩潘安仁一樣的悲哀。

午夜，從夢中醒來，枕邊留着一大片濕濕的東西。你姊姊問我，怎麼在夢中啼哭着？我明白自己是爲着你，然而却不便說。推開了枕兒，在房

中蹀躞着，腦海裏鼓着悲哀的思潮。我是再不能安睡了。在燈下坐了，竟取過一瓶白蘭地，悄悄地斟着。在這樣悲傷之下，我就寫成了篇端那兩首詩。

今雲！你這生是完了。但沒有一個人來探望你的病，並且在彌留之際，沒有個親愛的人給你見面，怕你現在，還不無遺恨吧？兩親在歸來之後，也十分懊悔，懊悔當時在白下過路時，不到你那邊探視一下。他們又爲你流了不少的淚，因爲你雖然不很值得他們的鍾愛，但你如今是死了。

到你死了，才揮幾點淚，於事實上有甚麼用處呢？他們固然借此可以揜去了自己的眚惡，但不幸的你，總究是成了犧牲！「聰明誤汝成憔悴」我這句詩，是確含着你一生的，你見了，怕也要滴下淚兒來吧。

據醫生說，你的病還帶着骨髓癆。我是不懂醫學的，不知這，究竟是對不對？但後來聽到你母親的追述，才確信了。并且，我才知道你在襁褓之中時，曾經寄養於人家。原因是爲着舊社會思想的萬惡，所謂女子是不值錢的東西；你母中了這思想的毒，竟把你寄養在一個曾患梅毒的鄉婦家。你吸食那婦人有毒的乳汁，一直到三歲；并且受了那婦人的虐待，竟折了你一支腿。然而這支腿的創處，竟又做了毒藪，一直到現在才發作。

兩親是不可怨尤的，但這到底是誰的罪惡？假使你不寄養在那個鄉婦家，你也不至於折了一支腿，假使你不吸食含有梅毒的乳汁，你也不至於構成骨髓癆，而斷送了你的生命。在平素有了靈魂的歸宿，恐你不至於消極吧；在病中有了親戚的安慰，恐你不至於不救吧！一切都是絕離的因緣

！可慘的結局！

然而，你還是幸運的，因為你居然享了二十三個春秋。據一般醫生說來，你該在十四五歲時死了。吸食過蓄有梅毒的乳汁的人，大都逃不過發育時期的。

然而，我的悲哀，還是永不能滅除的，我底今雲！據你六妹歸來時的稱述，知道你病榻的枕底，還藏着我那時寄給你的信。唉，今雲！既然收到了我的信，怎麼不給我一封復信？好給我作個紀念的東西。

今雲！時日過得真快，你悲涼地躺在白下聖教會的墓園中，忽忽已有三年了！我現在提着筆，流着淚，寫這篇紀念你，追悼你的東西，但是嬌小玲瓏的你，到底變成了甚麼模樣？

“Moon Palace”

有人如果問我：晚上最好怎樣去消遣？我就得毫不遲疑的回答他，到“Moon Palace”去。

歡喜保存國粹的朋友們，聽了這句話，一定要反詰我：「八圈小馬將，不是很好嗎？」然而，我得駁去他：「馬將是太死板，太機械的了；并且冗長時間的工作，沒有絲毫休息或自由，這於精神上，肉體上，未免受了桎梏。」

歡喜尋花問柳的朋友們，聽了我那句話，一定會給我一個提議：「再沒有比這快活的了，上簪子去打個茶會！」然而，我又得駁去他：「我們並不是穿着執袴的富家公子，又不是敷滿了雪花膏的小白臉，上簪子打茶會的話，那配譚起；不要給簪子裏的烏龜，老鴿們聽了笑歪了嘴巴！」

可是，歡喜扯開喉嚨唱幾句「我本是臥龍崗……」的朋友們，一定要勸我：「這幾天梅蘭芳余叔岩在某舞台合串全本「玉堂春」呢。這是十二分有滋味的，要消遣這樣地遙夜！」然而，我還是要回他一聲謝謝：「你想，做戲的是個瘋子，看戲的是個呆子；化了三五塊錢去到一個叫做什麼包廂的裏面，坐六七小時的文明監牢；一面亂鑼大鼓，鏗鏘鏗鏘；一面胡琴三弦，噯哩噯啦；外加一陣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什麼，「西皮」「二黃，

「……這許怪聲怪狀，差不得會把你的腦袋漲破，會使你五官四肢感到不可名狀的苦痛，要比上了電刑還難受。噯！老哥哥，你聽到這里，要斥我一聲：『不懂藝術的蠢子』不是？對不起！聽我講下去：你且不要太重視了咱們中國戲劇上的藝術。請問，那一齣劇情是配講文學價值的？那一齣表演和布景是合於劇學的原則，而配講藝術底價值的？算了，算了罷！我固然不該長人家之威風，減自己的志氣的；但你也得稍微安靜些，稍微隱諱些，不要在人家眼前，一味唱丑表功！」

突然，有個很異樣，很滑稽的譚吐，私語似的發見在我聽覺之中。原來，是一位肉的實踐主義者，含着神祕的微笑，在向我討論了：「我看，還是採用鄙人的主張吧。噯！你們可以到八仙橋一帶去走走。那里有的是

年青而美麗的姑娘。你如果擔心這晚上沒法消遣，得向她們求教，向她們最美的一個求教，她一定會給你滿意，得到良好的結果。」噤聲地一聲，就是我反對的開場白。我反對他，他的主義太實踐了。那邊有的，果然很多，但「美」這個名詞，還得咽在肚裏；她們固然能指教你個良好的消遣法，但「滿意」這個名詞，還得過了黃梅天再說，不要黃梅天還沒有到，你的全身，却已結了成千顆的楊梅。」

所以我說，最好的到“Moon Palace”去！

你們在每晚八點鐘吃晚飯不是？吃過了晚飯，大概已是近九點光景了。你獨自悄悄地踱出門去，倘使你沒有女伴的話。在法蘭西式的 Lange Ro 上緩步地向西走着，有意無識地裝作十二分的閒散。冉冉的穿過了叢蔭

交覆的街道，前面，忽然十分光明了，是個四通十字街。你在那里略略站了一回，向左首折去，就瞧見北面的街市，繁華得和巴黎一般。萬支的電燈光，幾乎把你照耀得眼前發眩。就在這個時候，你瞧見一座香賓色高的大洋房，莊嚴，堂皇，真是個皇家式的建築物，大門前兩夥巨大的銀白的電炬，在那邊溫和地迎接你的，這就是我所稱道的“Moon Palace”，

你一走進了牠的大門，不待跨上大理石扶梯的第一級，耳鼓裏已然聽到上面幽揚的音樂了。你的靈魂，再不能矜持，早已先軀壳而跳進了那邊。

在這時，你不能像起初的安閒了。你已興奮着，提起兩支腿，忽促地上去，把三級梯級，并做一步跨上去。

近來，那邊格外優待了。你們如果肯去訪問，又不消化去購門票的錢。你只消昂然大步地進去，非特沒有人來討厭你，并且有穿白衣的優秀的侍者們，用着溫和而尊敬的顏容與吐屬，在那邊接待着。

全場是長方形的。當門的那一極端，搭起一個高出二尺多的音樂臺，背後布着圓形的景繪着太陽的光彩。左右擺着許多雅潔精巧的椅桌，中間就是跳舞的圈子，坐在那些位置上，很明瞭的可以看到舞女的退憩席，和舞時的情景。你任意揀了位置，肚子大概還覺得有些飽悶，你可以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來；如果，你嫌牠滋味太澀了，那末，那里有的蘇打水，果汁露，果水茶，香賓酒，啤酒，葡萄酒……什麼都有，任你的食性去選擇，務使你滿意。

你坐在那里，一定會心曠神怡，美耳悅目。你暫時還須休養你的精神；看着人家的舞法和姿勢，看着舞侶們在怎樣做面眼。靜嫻，嬌憨，婀娜，窈窕……那種女子的美，都一齊在那里，流露着，發揚着。你又可聽到淒清的音樂，悲哀的調子，或是豪縱的節奏。有時，那樂工們偶然奏了一支伏加爾的船夫曲，使你感到不可名狀的激昂。有時，那樂工們扯張喉嚨，唱着顫聲的名曲，使你十分動容。那富有肉感而且十分生動的梵啞林，會把你的靈魂勾到了半空。沈著而弛緩的披霞娜，會引你的靈魂，到了夢一般的大森林中。你這時的精神和肉體，都融化了，已然超出了煩惱的塵寰。

忽然，營騰一下。有幾聲醉人的嬌笑和私語，送到你耳鼓裏來，你把

你化了的靈肉，一齊還了原態。你這時不禁見獵心喜的了。在無意識中，又瞧見四邊的名畫，那些都是夏娃和亞當創造人類時愛的故事，隱隱地在你周遭的壁上。你的情緒再不能忍受這種的誘惑了，心兒是十二分不安分的活動着，幾乎要從腔膛裏躍出來。

那邊，有的許多舞女，各種族的舞女。她們在發揚一切人種中所有的女性之美和味，在等待女性美賞鑑家的你前去享受。

你如果歡喜的是白色種族的女性，你可以過去約定那Boo。她是個嬌小美麗的俄國女郎，並不像一般的俄女健碩得可怕。她會操英國話來酬答你舞時的詢問。她最喜的是「却爾斯登」，倘使你會，她一定要你全跳牠到愉快而後止。

還有一個東瀛的女郎，尤其是美麗得十分醉人。尤其使人傾倒的，是她和愛的微笑，和時時露着的細而潔白齊整的牙齒。她芳名叫做Manky。你如果和她舞起來，一定會忘了別個舞女；因為她可愛而又可憐的體態，太使你醉陶的了。

也有不多本國的舞女，合着美的律的。她們把胸部解放了，因而乳峯是十分發達。你如果摟着她們跳起「華爾士舞來」，在你向後一退步的動作時，她的身軀完全覆貼在你的胸腹的上面，你立刻可以感到棉軟軟的，熱溫溫的觸覺，在你幹部上；在你斗地伸出一支腿向前進展的動作時，你的膝踝或大膀，深入於她那跨下，偶然之間，接觸了她那神祕的部分，雖然她趕快避離着，然而一種發麻的微溫的愉快，却已在你的大膝和膝踝上面

深深地留下了。你這時還可以看到她的芳靨，要微笑地看她，她一定會把嬌羞無那的紅暈，獻給你。

靈和肉都得到快感，然而實際，都沒有不干淨的。倘使你多情，就把那所愛的舞侶招在身邊，用着俏皮的句子逗弄她，博取她的媚笑。你這時，恍惚已然占領她的全部；兩個却成了臨時的配偶。

在那里沒有個人不在陶醉，不給瘋魔的。他們誰會知道時刻，誰會想起歸家，誰肯舍去這不夜之城，安樂之窩？突然的，全場電炬通滅，他們才知道這時已是午夜了。於是，大家如雷似歡喊一聲。一等到燈回復了光明，他們又抓着舞侶舞起來。

永遠不會感到疲乏的，在這Moon Palace之中。即使到夜已向闌的時候

，你還有餘勇，和你心愛的舞侶，泥着狂舞。

這樣好的去處，誰聽了都會心醉吧。然而寒酸的我，却有四個月工夫，不去訪問了！

舟 中

向船尾退去的虎蹲山，已隱沒在蒼波暮色之中了。我們的船，軋軋地向海天淼茫中駛去，大海的浪花，一陣陣打在船舷上，發出山崩地摧樣的聲浪。海風從大荒中吹來，我身上感覺到寒冷；於是，提着腿離開了甲板，緩緩地踱回艙裏去。

金紅色的電燈光，已照臨了全個台間；騷亂的形狀，在陰黯間可以看見。從鄉下初次出門的小姑娘的怪問聲，失了安全的乳兒的啼哭聲，一併

在那里發作了；其中還開着年老的婦人，招朋引類的怪叫。

一個吊鋪，是我今夜安宿的地位，我會化了六角錢運動費才謀得的。故鄉正在草木皆兵之秋，怕死的鄉親們，多背井離鄉，避難去了，所以會把這偌大的船，裝得水洩不通。

枕邊放着一本莫泊桑的波上雜記，我把上身躺平之後，就打開了牠想讀。然而在這樣燈光之下，細若蠅頭的字，怎能看得清楚；況且四面正在喧騰着，使我腦子沒得安靜。

照例，舟一出鎮海關，是開飯了，茶房們弄着飯單（廚衣的一種）袋裏的竹筷，大聲地詢問我們：「吃飯吧？」

雖然，肚子不十分餓；然而過了這時機，是吃不到正式的飯的，我所

以從吊鋪上跳下來，隨着茶房到飯席上去。

就在一個安放箱籠的所在，把箱籠拖開幾只，放平了，加上一只大圓檯面；四圍設着十個位置。我們爭前恐後的搶占了。檯上擺着八個盆子，四個大碗，倒很像一席回干菜，茶房們送上飯來，我們便各逞英雄，如虎如狼的吞了一陣，正是：風捲殘雲，流星趕月的光景。

抹過油嘴，按着腹，噓着氣，大家從腰包裏拏出四枚小銀幣來，郎當一聲，望自己的空飯碗裏擲下，這算是貨銀兩訖的了。

外面黑得厲害，海風又十分猖獗，我就沒有福分去到甲板上散步，當我跑回我的吊鋪上時，鼻子裏忽然聞到一陣異樣的臭味。

坐在吊鋪上，只好用着慧眼，觀察這芸芸衆生，一齣絕幽默的喜劇，

就在我的眼底展現了。

我常常說，要看絕妙的獨幕劇，——也是獨腳戲，最好到火車或輪船裏去。

我現在，把所看見的喜劇，說給你們聽吧。劇中的主人公，便是我吊鋪緊對面的艙鋪位的老婦人。看來，她的高壽，大概已是古稀的了。這樣大年紀的人，還要遠涉重洋，真令人感到人生問題逼壓的厲害。

她所有的地位，僅僅是一席鋪；如果你擎着尺替牠丈量，怕還不到五尺長，三尺寬吧。我們年老的婦人，這時正挪過了一只中號的網籃。鼻尖上架起一付小小的銅邊目鏡，我才知道她已是老眼昏花的了。她很慎重的向籃中摸索，幾合餅乾，就隨着她乾癟的手，升登了衽席之上。接着，有

一碗五香豆，一瓶紅花燒，搬出來。她很迅速的打開了瓶塞，望乾癆的嘴裏一傾，只聽得咕嚕一聲，瓶中的紅液，竟減少了十分之一。我正在贊歎她酒量之宏，而一把透沙的五香豆，又撒入了她的嘴裏。我不禁又微微地說了一聲：「老當益壯！」

頃刻之間，百珍已羅列於她的席上；瓶，碗，甌，罐，之類，把她的身子，幾乎坑埋了。她怡然坐在中間，越發顯出她的富有和矍鑠。

不知趣的茶房，踱過來，向她丟個白眼；一個霹靂，幾乎把她嚇矮了二寸。

「喂！老婆婆吃飯吧？」茶房弄弄手中的竹筷。

「什麼飯？」老婆婆十二分安閒地問，一手搭在目鏡的邊旁。

「夜飯啦。」茶房昂然地說。

「早啦，早啦，肚子一點也不餓呢。」老婆婆喉嚨一抖，立時咽了她未曾嚼爛的豆肉。

然而，她一看到茶房走遠了，却又抓過燒酒瓶和五香豆，繼續她淺斟細酌的雅興。

五香豆嚼在她的嘴裏，咯吱咯吱，發出一陣細繁的聲浪來。她知道高鄰們都在竊窺她，於是含着微笑，找住個人高聲地，譚論起來。

「這里的大桌飯，價錢倒還好，不過四只角子；但是，小菜真壞！我們是吃慣了的嚟嘴，却教我們怎樣下咽？」她說着，喝了口燒酒，又拚命嚼她透沙五香豆。

「是不錯的。」鄰席含糊地敷衍她。

「這真是作孽！」她忽然又找着了一個好譚助。「阿拉甯波人，將來一定窮！」

「你老人家怎麼見得？」隣席張大眼珠問。

「嘿，你瞧！他們像不像人，居然坐起大菜間，官艙來；什麼房艙，當然不在眼裏。唉！甯波到上海，只有一夜天，也值得這樣浪費？其實，銅錢何處不好化，這裡統艙何處是不好？……」她說得十分激昂，酒量也斗地增加了。

「是哪。你老的話最不錯！」鄰席酬答着。

和她酬答的鄰席，也是個未出世已生成了儉嗇的性習的，年老的婦人

。這時她在自己席上，吃自備的飯。

「你這飯，是自己帶來的，還是向這裏買來？」她忽然放下酒瓶問。

「從家裏帶出來的。」

「你真是我的同道！」她說了，在枕邊摸索了一陣；一個布袋，胖胖地已抓了出來。「這袋裏是我的家鄉米飯。哎！我無論如何，總覺得家鄉米最香。」

鄰席的婦人，正夾着一塊五香牛肉，直往大嘴裏送；一陣異香，竟誘出了她的饞涎。她連忙擎起酒瓶的口，湊住了嘴巴。

「牛肉倒燒得不錯，顏色多紅！想來，也是你自己燒的。」她又搭訕地問鄰席。

「不是，在這里買的。」

正在這個當兒，有一個賣牛肉的捧着一盤牛肉，帶着睡味的呻吟，止在她的席前。

「老婆婆，你要牛肉嗎？這一位吃的，就在我這里買去。」賣牛肉說。
「嘎！」她伸長脖子，把身子略略向外擡起，乾癟的，藏垢的指爪，已投在牛肉盤裏。

「這塊要幾錢？」她掇了一塊牛肉，手是蘭花式的，移近了鼻頭尖，猛可的一嗅；一滴滴咖啡色的牛肉汁，滴在席上。

「一只角子賣兩塊。」賣牛肉的說。

「嗤！」的一聲，她急急地把牛肉丟還在盤中；乾癟的嘴巴一撇，腦

袋是鼓錘似的搖着。

賣牛肉的去遠了。她的妙論又發作起來。

「我倒要勸你。」她顧着鄰席：「這種牛肉，一定是瘟的，我剛在嗅得。」

「滋味倒不錯，其餘我却不計較。」鄰席說。

「噯，說得太乾脆了！出門人吃食最要當心，尤其我們年老的人。」她正經地說；然而剛在撥過牛肉的兩個指頭，已放在嘴裏，嘖嘖地發着奇響。

我看到這里，再不能忍住我的笑聲了；然而機警的她，早已發覺了這個，立時仰起面來，用着滑稽的目光瞧我，并且向我微笑着點了幾點頭。

我立時迴避了她的目光，把腦袋反側到別處去，如全迴避毒蛇一般。

然而耳鼓裏，却又聽到她和個茶房爭論了。

「老婆婆，茶是在這里了。錢呢？」茶房說，并且伸出手來。

「噲？你們的茶，是要錢買的嗎？」她如全被瘋狗咬了一般，跳起來

。

「自然啦！天下只有白搶蝦，却沒有白吃茶。」

「嘔！那你該早給我說明。早知你們的茶是要錢賣的，我就不向你討的了。」她說。

「那末，下次你當心這個便是。」茶房冷笑了兩聲：「但今番，只好請你破鈔。」

「不行，不行！」她急了：「錢是不肯化的。你還是把這茶拏了去吧。我情願渴死的。」

「哼！」茶房臉色是鐵青地；但再要向她理論時，她早突着眼珠噤咕着，忙着把冷飯從布袋裏倒出來。

「真不要臉的東西！想吃白食，喝白茶了。」茶房奈何不得她，只得拏起茶壺便走。

她方才拏起自備的竹筷，把一大碗冷白飯，望嘴裏攪。面前又擺着一碗烏青青的鹹菜；異樣的臭味，從那邊時時撲到我鼻觀裏來。

「現在時世，真是反了！」她嚼着臭齷菜，望鄰席的婦人，動了感慨之論：「什麼！茶也要錢買。這樣說來，我家明年六月裏，茶也可以不必

施的了。」

「唉……」鄰席的婦人，無聊地敷衍她。

「平常……」她又吞着鹹菜，咽了一口冷飯：「……施茶給人家喝的，如今要向人家討口茶，竟不可得，老天菩薩，也太沒有眼睛了。真是犯悔！」

「噯，船上茶房真的都是惡鬼！」鄰席的婦人又附和着。

「其實，話又要說轉來。」她如今開始吃第三碗冷飯，我見了，倒十分在羨慕她的健啖。她望下說去：「若講到出門的規矩，外來的茶，還是少喝爲妙——（她說到這里，突然抑了聲，私訴似的。）——提防裏面放了蒙藥要緊！」

我和其他鄰席，都不禁啞然。但她真是佻伶，又連忙仰天大笑，可是勉強的很。

化去了一個鐘點，才畢了她那頓豐盛而極有滋味的晚餐。如今，她連珠砲似打着飽噎，望定我鋪上那柄茶壺，諂媚地說：

「先生，做些功德吧！給點茶我喝喝。」

當她捧着很髒的飯碗，迎在我跟前時，我立時感到要嘔了；因為一股夾着酒味的奇臭，直從她口角，噴到我的面上來。

浪漫的一夕

今年的春季裏，因了某種的激刺，我的思想和行爲，竟傾向於頹廢的一派了。

常常在發恨，以爲一個人，活在這樣的世界，無論智、愚、賢、不肖、貴、賤、貧、富，於實際上，於結局上，都是不大差異的。即使你能循規蹈矩的努力做君子，克勤克儉的努力做樵子，然而誰來贊美你一句；便有人來贊美你了，然而這虛空的贊美，却損失了你實際的享樂；不如一

般浪子們，却天天在窮開心的生活裏，很奢侈地過去了，而從來不知有愁悶或痛苦。

一到了晚上，燦爛的燈光，才照耀在街上的時候，我便囊着心血換來的金錢，浩然出門了。腦子裏完全蓄着豪縱的思想，差不多有「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氣概。

昂然地走進了方壺，——這是我每天必到的酒家。跑堂的，早打着招呼，在伺候我。我就要了一壺酒，幾碟菜，一支筆，幾張條子，南面坐定。

請客的條子，雪片似的飛出去了；便瞧見四面有許多熟識的朋友，在別坐裏。於是，跑過去，敷衍了他們一回。

方壺是個著名的酒家；雖然不很寬大，精雅，但壺中的酒，座上的客，倒十分可人。你們如果不曾到那邊訪問過，不妨偷個閑去嘗試嘗試。只要啣起杯子，濃烈的酒香，會使你的饞吻，立刻垂下涎來；一口喝了下去，保你的四肢，會輕快了許多。你在這個當兒，在這個悠然自得的當兒，可以瞧見許多鄰座的酒客們，不是三五成堆，在那里高譚闊論，或曼聲低吟，便是在蕭然獨酌，翻書下酒。你們可於這個情景之下，認識了今世所謂詞客，雅士，文豪，詩翁。

至於我，既不是詞客，文豪，又不是雅士之流；然而每晚要到那邊去醉一回，自覺太有些不倫不類的了。可是，耶穌却自有耶穌的道理。道理是什麼？上面已經說過了，——完全是頹廢派的享樂主義。

「安得黃金三百萬？交盡天下美人名士！」那種夸大狂的野心和豪舉，我這一生，自分是不敢，并也不配的了。然而，「今日有酒今日醉」這種人生觀，我却大胆僭居了。

話越說越空了。而今，我得回寫到我所謂浪漫的一夕。

在請客的票子去了不多時，被邀請的客人們都來了。他們是每天被我邀請的；所以，也無所用其客氣，一見了條子，便肯惠然入座。

席間的譚論，自然是不及於義的，因為我們並非名士之流；但如果給孔二先生目擊而耳聞了，了不得，一定要罵一聲：「難矣哉！」

幾個人，本來又不是「高陽舊徒」，只如喝黃湯一般胡亂地喝了一陣，就不禁「玉山頹矣」了。我尤其是俗不可耐，在這樣清雅而有詩意的壺中

，竟連一點風雅也不懂，向滿座飛來飛去，強拉所謂雅士，詞客，文豪，詩翁者流豁拳。

大概是他們忌憚我太無賴，所以肯裝着勉強的笑容，應起我的「俗不可耐」的酒令。一陣吆喝，無非是五魁，八馬，七巧，……其結果，真便宜！我得省了許多杖頭錢，因為我就在這個機會之下，借着敗北的名目，竟騙喝了人家許多酒。

我早說過，我沒有多大的酒量。然而每飲必醉的逸興，却有些像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一居士。我終於陶然了。

人們在陶然之中，一切情感，要比平時粗豪而興奮。平時所不能不敢說的話，做的事，那時却看得十分輕易，竟一一實踐，有意想不到的，先

總理所謂大無畏的精神。

更有一種特殊的變態，在那陶然之後，會使你們發作的。這就是固執和易怒。所以，醉漢們的精神，却是「古之人也」，所謂一言不合，便投袂而起。

「古之人也」的我，當時向衆人發起了離了酒家以後的消遣。我可愛的朋友們，都一齊回答：「開房間打牌，」「上鑒子打茶會。」「上韓莊斬肉。」

然而，我覺得這些消遣法兒，好固然是很好；但和這里座上客的行令、聯句、填詞……等相較，雅俗之相去，究竟太霄壤了！我於是取個夫子中庸之道，却提出個時髦而又漂亮的娛樂：「上黑貓跳舞去。」

「不去！」我可愛的朋友們，一齊表示拒絕；因為，他們聽不懂外國音樂，喝不慣外國茶水，而尤其是不便的，是那邊滑得和上了「司丹康」的頭髮一般的地板，一走進去，提起腳，就要防跌。

「可憐的落伍者！」我大聲地譏斥他們，醉後固執和易怒的脾氣，完全流露了。「就是你們肯去，也不配！」

我昂然地走了，真是不可一世。倘使你當時也在，一定會撫掌贊歎，說：「陳某畢竟不凡！」

現在，真模糊不復憶了，當時是怎樣走到黑貓舞場去的。然而，一進舞場的片刻的情形，却還記憶得來；大概，那時因震於外國音樂，醉的程度，銳減了不少。

誰知道我是個醉人，當我昂然地坐定一席，命僕歐進茶的時候。臺上已奏起婦孺皆知的狐步舞的節拍來，繁急而錯雜，這是騷亂淫褻的象徵，如果你們體會這個，一定會不期而然的興奮了。

我突然推椅而起，昂然地走進了舞圈，便有二三十對俏媚的眼兒，在那里一齊放出奇異的電和光來。

「都是很美很可愛的！但我却何從取去呢？」我微微笑了。突地聞到一股溫馨的氣息，柔柔地噴在我頸子以上，一個嬌小玲瓏的舞女，已張着兩支晶瑩柔澤的臂子，掛在我的項下了。

興奮和快感所促成的狂舞，實使兩個靈魂，超越了平凡的塵寰。我這時只覺得自己，已恍惚飄渺，周全乎廣寒之宮。

舞樂戛然而止，我底舞侶，把我從幻想之國中抓回來，一分手，就匆匆地跑回原座去了。然而我的神志，因狂舞之下，酒力擴張，而陷入於昏沉的狀態中了。我竟站在那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一只蘇打水的瓶子，突然在我視線上碰了一下。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喝的也是這個，於是恍然到那個似乎是我的位置。然而再望四邊注意時，却感到十分困難了；原來，在會場上，像這樣瓶子，却不下二十幾只；又記不起那一只是我的。

忽然，發見了一個空位，這空位的小檯子上，正放着一只蘇打水瓶子

「好！那一席，該是我的了，」我於糊塗而無法中，閃出這樣的欣慰

來。我於是歪歪斜斜地走過去，全場賓客們，似乎在望着我笑。

才坐定不多時，有個西裝的矮子，似乎很肥黑，却發見在我的眼前。

「噢！你怎麼坐到這裏來？」我耳鼓裏，隱隱聽到他這樣怪問。

「……」我仰面瞥了他一眼，却不知從何答起。

「這是我的位置，請你快讓我吧。你該坐到你的位置上去。」他倒十分和藹。

我只得站起來；然而茫茫然無所歸止，真着急得了不得，而况無情的賓客們，似乎都在輕蔑地譏笑我。

幸喜音樂又奏起「華而士」舞的節拍來。我就乘此機會，拉起一個舞女，逃進了舞圈。

「哎，痛呀！」我一聽到嬌聲的叫喊，才恍然到自己踏著了舞女的玉跌。我於是微微向她笑了笑。

「噢，太醉了！怎麼步法也錯了。」我再聽到嬌聲的叫喊，才恍然到自己跳的是，「白羅司」。

狂舞了一陣；樂終人散。我忽然竟於無意之中，認到自己的坐位，便樂得和凱旋似的回去。然而才一坐定，却忘了形，脚尖臀部用力太猛了。坐椅望前一斜，重力便失了中心，只聽撲通一聲，我已降了一級，我的屁股，便和光滑無比的地板，行了個長而甜的接吻禮。

這滑稽得十二分出奇的喜劇，博得全場的賓客們，鬨然大笑。到現在，我還佩服自己那時的態度，竟能老着臉皮，向大眾裝個鬼臉，聊以解嘲

雖然醒了不少，但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和誰跳過舞？舞了幾回？一切都付茫然。我只得買了六張票，交付僕歐，托他代去分派；自己却一溜煙跑了。

清風打從街上吹來，我打個寒噤，又醒了幾分。忽地想到幾個浪漫的朋友們，竟跨上街車，浩浩蕩蕩趕奔八仙橋畔而去。

到了第二天，大關的法鐘，把我從睡夢中打醒過來，我才發覺自己，躺在遠東飯店三十八號的沙發上。

裘老爹的悲觀

有了各色各樣，出奇入勝的分子，才使咱們的社會，會發生浪漫的狀態，滑稽的故事。如果大家都是一般的，沒有差別，在風趣上，自然要減了許多，覺得這個社會，是太平凡的了。

我們的裘老爹，就是點綴社會，製造浪漫和滑稽的故事的傑出人才。他於今已有六十幾歲了；從前，却是個藍衫雀頂的童生，滿腹經綸，曾經難倒過縣裏的學老師，據他自己常常稱道的。

他雖然有了這樣的年紀，但自己永是不承認那個老字。我們可以察見他這個態度，從他那常用的二顆斗方圖章：「老當益壯」「童心未退」。

然而，我尤其相信他。的確，他是和少年們一般的雄偉，因為，他前幾天，新討了第六房的姨太太。

據我所知道，裘老爹在蘇州，無錫兩地，還有兩個外室。給他算個總帳，他擁有九個女人，真堪與「九美圖」中的唐六如，先後比美的了。

然而，裘老爹總是抑鬱不樂，抱着時代的悲觀。

這一天，我喝了兩杯酒，有些醺醺然了；忽然，想起了他，便跑到裘公館去找着他談天。

他忽然蹙着眉心對我歎了口氣：「我於今，真有點悲觀！」

我雖然早已耳聞過他的悲觀主義，但卻不曾聽過他的悲觀論；於是，就立刻追問着。

他發着不自然的笑聲，懶懶地道：「你們都以爲我的艷福大嗎？唉，嗟傷！嗟傷！這些女人，我都不慚於心呢。」

「好了！」我給他裝個鬼臉：「家裏有了九美，誰還敢說你沒艷福，除了唐六如之外！」

「女人，誠然是有九個。」他摸着刮得青光光的下巴說：「但那個配說美字呢？」

「嘻嘻！」我本來和他是戲謔慣的，就也不怕他見氣，「我不信！你得把她們一齊招出來，給我的法眼，下個定評。」

「那很好！」他忽然小茶桌上取過了一本厚厚的皮面大冊子，上面篆着二個字：是「鴻爪」；翻開來，原來裏面滿黏着許多照片。他遞給我，望下說去：「這里，就是我九個內人的小影，都很像的，你法眼可以細細去欣賞。」

我笑了笑，接過了。那裏面每張照片上，果然寫明名字和年齡，以及攝的時日。我從第一頁翻去，一直翻到底頁，細細地欣賞着，覺得九個女人，除了他底太太及二三兩姨太太以外，其餘六個，最長的不過二十七歲，而最幼的，還止十六歲。

十六歲那個姨太太，就是裘老爹最近納的第六位新寵。不是我說句輕狂的話，我當時見了六姨太的照片，真的心兒浮蕩起來了；一面却十分難

過，以爲像那樣可愛的女郎，不該給一個粗俗不堪的醜老頭兒蹂躪的。

「喂，老弟！你看怎樣呀？」婆老爹把我從凝想中抓回來。「這些，不都是可厭的嗎？」

「……」我並不說什麼，但腦袋是一連的搖着。

「你以爲美觀嗎？唉！我却以爲悲觀悲觀。」婆老爹很沉痛的唉了一聲，「在現在的世界裏，恐怕再找不到像從前那樣美的女人了！」

我這時，又翻得他第五位姨太太的玉照。啊！天娜！這是多麼惹人憐愛的少婦人！你瞧，不修不短的身軀；不肥不瘦的腰支；一個圓圓的臉蛋；圓大而靈活，能照透男人底心的幽奧的眼睛，在那裏兀的是發揚肉的誘惑；這照片裏可以看到。我這時，幾手要哭出來，替這幾位可愛而復可

憐的女人。

忽然，一只巨靈之掌，伸過來，揜住這個美麗的情影。我嚇了一跳，才認是裘老爹的手。裘老爹指着他那五姨太的天然脚，又翻過來，指指六姨太的已截去的頭髮，十三分惋惜的說：「你瞧，真是反了！現在女人，會鬧到這樣地步。」

「這是時髦呀！你老真不懂得。」我質直的說。

「時髦，真是不值一個屁！」裘老爹載着指恨聲說，「但是，你們是後生，咱們中國婦人固有的滋味和美，那里夢想得到？只要給你們聽聽，已教你們夠銷魂了。——至於，現在那樣時髦，哼！真醜陋呀！妖形怪狀，像點什麼東西呢？」

「噫！」我有些不服服了，對於他的悲觀和論調。「從前，是怎樣美滿？現在是怎樣醜陋？倒要請教你呵。」

「好！」裘老爹拚命的吸了一抹指的鼻煙。「聽着！我對於現在女人的悲觀，其要點有四：

「你是懂得詩的，你也懂得詞曲，那當然記得杜工部「香霧雲鬟濕」的佳句；和詞律上「巫山一段雲」的詞牌名。古之人是多麼咏贊「雲鬟」，那一縷青絲，可以使你魂消真個。你試閉着眼，來做個冥想。一個繡花的鴛鴦枕上，放着一個美麗的腦袋，一腦袋的青絲，襯着一個美麗的芳靨，白而微緋的色調中，枕上一大部青黑的光彩；那月兒的明亮，從半揭起的羅帳角照進來，銀灰色的光暉，洒在那嬌美的睡態上，那是多麼銷魂醉心

的景象！還有，風流的陳叔寶，不是也醉心於這個美麗無匹的雲鬢？他的愛人張麗華，你在南史上大概拜識她過了。她不是個絕代的佳麗嗎？但她所以絕代的麗點，就是我所說的頭髮！唉！「張麗華髮光可鑑。」這是怎麼美的景象？是的，再美沒有了！髮的光，如同一面鏡子一般，任你站在那里欣賞着，攪照着，何等地香艷而旖旎？你的夫人，大概是沒有張麗華那樣的鑑子吧？真可憐！你在晚上，和她並頭睡覺的時候，是怎樣單調而乏味！並且，你將永永聞不到那青絲的異香；止捧着醜陋得像鴨子屁股似的腦袋，在那里做單調的夢！——這就是我第一個悲觀。

「朋友，你夫人的玉趾，有幾多大小？哈，哈！大概一尺吧，不，至少也該有七八寸。這不僅是你家夫人而已，我那五姨太，六姨太也都是這

樣的，以及現在一般姑娘們。這真是令人不懂！女人生着一雙大得和黃魚似的脚，到底有什麼美觀呢？可憐！那潘妃的步步蓮花，是再不能得之於今世了！三寸金蓮，也再不能得之於今世了！你想，可惜不可惜？「小蠻靴，似鈎兒，鈎起檀奴靈魂兒！」像這種名句，再不適用於今世了！朋友，女人的玉趺，的確以纖小爲最美。你想，洪憲帝在睡覺的當兒，一定要握着女人纖足的。足見這纖足，至少有催眠的效力。說得明白些，就是你一握住了女人的纖足，就會陷入於陶醉的境界。像我原是纖足的崇拜者，不消握牠，止要一瞧見，就夠醉心。然而，現在的女人們，有否那樣魔人的脚？還有呢，女人的纖足，能增加全身的美的；因爲，女人一經纏了足，足部纖弱了，所有的血分，都得向上反激，由她那脚跌而上，激至臀

部，於是臀部就益發擴大了，益發豐腴了。女人有了豐腴的屁股，就是無上的美！并且，溫柔敦厚，極其怡神的！并且，婀娜娉婷，極其悅目的！并且，多男多子，極其蕃種的！……有了這許多的妙處，怎叫我不崇拜纖足呢？然而，現在的女人，都放了足，平平地，扁扁地，闊闊地，簡直要勝過我們男子！任你是個怎麼好色的人，一見了她們不生動的臀部，不搖曳的步子，已發作了的性慾，也會痿疲下去！——這就是我的第二個悲觀。

「至於第三個呢，却不在身體上，而在習慣上。從前的女人，都是十分幽秀。你瞧，——不，你們是後生，沒有權利和幸福，得夢想她們的。從前的女人，鎮日價藏在深閨裏，決不肯出一步門，決不肯透一點風，就是三五步的路，也不敢跑，就是一二斤的東西，也不敢帶……這並不是搭

小姐架子，其實，是她們關於體態美的修養，因為，那樣修養着，身子是文而且弱了，文弱是美的原素，弱不勝衣，是怎麼風致呀！所以，她們永是有着白嫩而細膩的肌膚，供我們男性的欣賞。至於現在呢，那真是糟！她們天天跑出去，再不肯安分地做修養的工夫。什麼上學堂，學跳舞，習體操，弄得渾身長起橫肉；兩支腿肚，胖得和東瓜一般；皮膚呈着焦黃或紫紅的顏色；你如果用手摸去，就立刻感到一重粗糙，因為，她們的皮面，已長了許多雞粟。像這樣醜陋的女人，躺在你的身邊，你那里會心醉了魂銷呢？唉！我怎能不悲觀？

「燕語，鶯啼」這四個字是你們詩人借來描寫女人說話的聲浪的；我是不懂什麼詩，但一見到這四個字，也會感到女子說話的可醉，你如果在

納悶的當兒，只要聽到女人一啓口，那嚶嚶嚶嚶的聲浪，就會使你的胸襟豁然。所以，女人的說話，簡直是音樂，是我們男性的消愁曲。歷來詩人們，都得在她的一呻一吟，加上個嬌字。然而，一想到現在的女人，真堪發嘔！我一聽到了，真來不及的掄耳。她們鬧着什麼讀書，高聲地讀古文觀止；還有什麼演說，用着大花臉的嗓子，拚命價在那里叫喊；久而久之，自然把可愛可珍的嚶嚶嚶嚶，消失了，竟由燕語鶯啼，一變而馬牛鳴犬吠的了。唉，唉！你道我的悲觀，究竟是當不當？」

我待裘老爹滔滔汨汨的說完了，却不禁笑話了他一句下，「那末，你怎麼不把五姨太六姨太捐給我們樂觀的後生？」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詞鋒爽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程序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和男性；更由分而合，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半，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後半篇是分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湖 山 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抒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一加賞鑒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節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爲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談片，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羹，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橄欖葉致富，講的是名醫葉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養兒子的故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良人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牠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牠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苗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要，梁下，絳雪丹，入天宮，白鶴，二

聯手。

湖上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鏗鍊，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鴛鴦，悼今雪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婆老爹的悲觀。

幻跡

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是極爲動人。

四角戀愛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短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驟富遭殃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交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讀了有盪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弄堂博士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超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確是十分可貴呵。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爲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FN里萬歲！大阿福瘦瘦肥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湖 上 (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陳 露 競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1431A

82

2914

(6)

